

吴小如 著

古文精讀舉隅

山西人民出版社



1198
4

古文精读举隅

吴小如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

责任编辑 宋金龙

古文精读举隅

吴小如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7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800册

*

书号: 10088·989

定价: 2.95元

目 录

左传·齐连称管至父之乱	(1)
读《左传·齐连称管至父之乱》	(2)
左传·齐楚盟召陵	(8)
读《左传·齐楚盟召陵》	(9)
左传·穀之战	(17)
读《左传·穀之战》	(19)
左传·晋灵公不君	(28)
读《左传·晋灵公不君》	(30)
国语·召公谏弭谤	(37)
读《国语·召公谏弭谤》	(38)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	(46)
读《论语·学而时习之章》	(47)
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	(56)
读《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	(57)
孟子·舜发于畎亩之中章	(62)
《孟子·舜发于畎亩之中章》笺析	(63)
庄子·养生主	(72)
读《庄子·养生主》	(74)
庄子·马蹄	(91)

读《庄子·马蹄》	(93)
▪▪▪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102)
读《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103)
▪▪▪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	(107)
读《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	(110)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120)
读《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122)
▪▪▪过秦论上 (贾谊)	(130)
读贾谊《过秦论上》	(132)
▪▪▪史记·魏公子列传	(138)
读《史记·魏公子列传》	(144)
▪▪▪史记·李将军列传	(158)
读《史记·李将军列传》	(165)
▪▪▪新序·商君论	(173)
读《新序·商君论》	(175)
▪▪▪遗黄琼书 (李固)	(186)
读李固《遗黄琼书》	(187)
▪▪▪论盛孝章书 (孔融)	(193)
读孔融《论盛孝章书》	(194)
▪▪▪与群下教 (诸葛亮)	(197)
读诸葛亮《与群下教》	(198)
▪▪▪师说 (韩愈)	(202)
读韩愈《师说》	(204)
▪▪▪杂说四——说马 (韩愈)	(211)
读韩愈《杂说四——说马》	(212)
▪▪▪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愈)	(218)

读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 — — — —	(220)
❧送董邵南序 (韩愈)	— — — — —	(226)
读韩愈《送董邵南序》	— — — — —	(227)
❧三戒 (并序) (柳宗元)	— — — — —	(233)
读柳宗元《三戒》	— — — — —	(235)
❧捕蛇者说 (柳宗元)	— — — — —	(239)
读柳宗元《捕蛇者说》	— — — — —	(241)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 — — — —	(249)
读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 — — — —	(251)
❧岳阳楼记 (范仲淹)	— — — — —	(256)
范仲淹《岳阳楼记》考析	— — — — —	(258)
❧与高司谏书 (欧阳修)	— — — — —	(268)
读欧阳修《与高司谏书》	— — — — —	(271)
❧醉翁亭记 (欧阳修)	— — — — —	(279)
我对《醉翁亭记》的几点看法	— — — — —	(281)
❧丰乐亭记 (欧阳修)	— — — — —	(289)
读欧阳修《丰乐亭记》	— — — — —	(291)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 — — — —	(299)
读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 — — — —	(300)
❧送蔡元振序 (曾巩)	— — — — —	(303)
读曾巩《送蔡元振序》	— — — — —	(309)
❧本朝百年无事劄子 (王安石)	— — — — —	(316)
读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劄子》	— — — — —	(319)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 — — — —	(326)
读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 — — — —	(328)
❧日喻 (苏轼)	— — — — —	(336)

读苏轼《日喻》	-----	(337)
赤壁赋 (苏轼)	-----	(345)
读苏轼《赤壁赋》	-----	(347)
后赤壁赋 (苏轼)	-----	(357)
读苏轼《后赤壁赋》	-----	(358)
项脊轩志 (归有光)	-----	(364)
读归有光《项脊轩志》	-----	(366)
湖心亭看雪 (张岱)	-----	(372)
读张岱《湖心亭看雪》	-----	(373)

附录

读《聊斋志异·红玉》		(380)
周进、范进——科举制度下的两个畸形儿		
——读《儒林外史》第二至四回		(384)
后记		(393)

左传·齐连称管至父之乱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暮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嫡）。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汝）为夫人。”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畋）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坠）于车，伤足，丧屦。

反（返），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截之，而立无知。

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杀无知。

读《左传·齐连称管至父之乱》

这是一篇简括透顶的叙事文，最能代表《左传》叙事的特色。内容写的是齐国一场内乱，牵涉到整个齐国的政局。齐襄公名诸儿，是齐僖公的儿子，公元前六九七年即位，在位十二年。这是齐国一个政令无常、荒淫暴虐的君主。他同自己的妹妹私通，妹妹嫁给鲁桓公以后，仍回娘家同齐襄公幽会。公元前六九四年，鲁桓公夫妇同到齐国，齐襄公竟命令公子彭生把桓公暗杀了，以满足自己的私欲。鲁国人死了国君，当然不肯善罢甘休；齐襄公无奈，杀死公子彭生作牺牲品，才算把一场纠纷搪塞过去。象这样一个暴君，当然有取死之道。但杀死齐襄公以谋取政权的阴谋集团也并不是什么正面人物，他们很快也被消灭了。直到公子小白（齐桓公）从莒回到齐国，自立为君，齐国的政局才稳定下来。而这篇文章所叙述的内容，正是齐襄公被杀这一关键性事件。从史的角度看，这篇文章也是相当重要的。

这样一个内容庞杂、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由《左传》的作者来进行描述，只用了二百八十字。即以出场人物而论，也多至十六个。但作者却能执简驭繁，写得有条不紊。这不能不归功于《左传》作者写文章的工力。所以清人方苞认为，这种手笔，就连写《史记》的司马迁也办不到，可谓推崇备至了。

然而文章写得短并不等于说写得一定好，这篇文章好在短而

精。看似简略，其实详尽，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看似紧促，其实从容，文章里面穿插了好几件琐事，显得好整以暇。另外，笼罩在这一弑君事件外面的有一种使人不寒而栗的气氛，这就增加了文章的艺术魅力。至于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没有流露出带有倾向性的感情，那是由于这一事件被害者和害人者双方都是被否定的对象，而并非由于它是纯客观的描写。这种冷静而执着、火炽而凝练的写作手法，正体现了《左传》文章的独到的风格。

下面我们对这篇短文进行逐段分析。

第一段共三层，分别叙述三件事。首先写连称、管至父因外戍到期而无人来接替他们以致引起对齐襄公的怨恨，于是想密谋作乱。这是致乱的根由。其次，既谋作乱，心目中必先有拥立之人，这就是公孙无知。“顾不详无知历史，则叙事近突，故入‘僖公之母弟夷仲年’数语，述其所生，述其怙宠，述其见绌，缩成无知一小传，夹入行间，此乱人所必资以为主”（林纾《左传撷华》卷上）。这就是旧日评点派所谓的文章的补笔。然后第三层写到连称的从妹，因“无宠”而甘愿为内应。“间公”的“间”是侦察窥伺的意思，盖欲谋反必须有内应，否则其事不成。有了这三层，则图乱之计已成，这当然要在乱作之先交代明白。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为什么这三层叙述不首先交代无知？又为什么把连称从妹“间公”一层放在最后来叙述？换言之，就是这三层叙述的次序为什么一定不许错？古人作文章强调有主有宾，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第一，这篇文章主要写齐襄公如何被杀害，而不是写无知如何被拥立，所以写无知一层不宜放在首位。第二，把连称的“从妹”“间公”一层放在本段最后叙述，因为同下文有联系，是下文的伏笔。正

如方苞所说，“盖弑谋所以无阻，皆由得公之间也”。既有此伏笔，可以推想齐襄公的外出，连、管必已前知；趁其不在宫中，遂致变生肘腋。第三，后两层实际上都是在连、管支配下形成的局面，因此必须先说连、管，再说公孙无知和连称的从妹。而“捷，吾以女（汝）为夫人”这句话乃是无知说的（不可能是连、管说的），倘不先把无知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句话就会使读者摸不着头脑。《左传》的文风就是这样：看上去简括粗略，其实针线是很细密的。

尽管第一段是作者在客观叙述，但文章的倾向性还是一望而知。试看，齐襄公政令无常；连、管为报私怨；无知怙宠被绌，想恢复既得利益；连称从妹无宠而受利诱，遂甘心参与阴谋活动——一幅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图景已经跃然纸上了。

第二段主要只写了一件事，即齐襄公出游畋猎。公子彭生的鬼魂化为大豕，襄公的坠车失屦，都是由出游畋猎派生出来的。但这一段叙述在本篇中却带有关键性。因齐襄公外出，作乱者才有可乘之机；因彭生的出现和齐襄公的心惧坠车和伤足失屦，才导致襄公提前回宫，走在了作乱者的前头。这都是一环套一环，一扣紧一扣的，严丝合缝，滴水不漏。但字面上却只是一表而过。而且，照我的体会，齐襄公动辄出游畋猎，正暗写出他荒淫享乐的一面。这同下一段写襄公因追查失屦的下落而鞭打身边的徒人费，乃暗写其残酷虐暴的一面，其手法正复相似。

这里还要讨论的，是公子彭生鬼魂化豕的情节有无必要。古人批评《左传》的内容多记怪诞灾异之事，不类正史而近稗官；韩愈也说“《左氏》浮夸”，换言之即指其所记多不可信。这是从史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从文的角度来看，这样写正是《左传》的特色。我们应对这一情节作具体分析。从表面看，这是一个迷

信事件；但作者实际上是通过它来写彭生的含冤负屈和齐襄公的荒淫暴虐。另外，这一场面写出了齐襄公内心的惊慌恐惧，说明他是个心怀鬼胎、色厉内荏的家伙。而出猎遇鬼，预伏祸机，给文章笼罩了一层阴森可怖的气氛，这就是所谓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还要指出的是，凡大手笔写一件头绪纷繁的事，往往中间用闲笔点染，表示出作者的好整以暇。这一段遇鬼化豕的描述就体现了这个特色。而且如果没有这一近于迷信的穿插，齐襄公的因恐惧而坠车，因伤足而失屦，因追索这只鞋而鞭打徒人费，这一系列细节便不易安排妥贴。现在则水到渠成，与下文紧密相连，一无懈笔。所以我们不能只看文字表面的东西，还要找出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的内在目的。

第三段是作乱正文，事件最复杂，头绪最纷纭，但文章写得也最见工力。这主要体现在用省笔。当然，这篇文章从一开头就用省笔，并非突然由繁变简。如第一段中作者只写了“因之（指无知）以作乱”和“使（从妹）间公”两句，便已囊括殆尽，许多情事不叙而自明，其中省却了连、管如何与无知勾结，连称之妹如何探听和密告襄公出游之期，无知与连、管如何部署其徒党（武装力量），何以不袭击襄公于外而转俟其归（这是由于齐襄公因恐惧而提前回宫的缘故），何以直入宫廷而毫无阻力……这一系列具体情节。到了第三段，徒人费入宫告变，襄公与二三小臣仓皇定谋，孟阳如何请以身代，诸小臣如何藏匿襄公于门后，徒人费和石之纷如何相誓同命以御贼，这一系列具体情节又都被省略，只用“伏公而出斗”一句话加以囊括，这充分体现出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

另外，作者在这一段中，还连用无主语句和“特写镜头”（即跳跃式的描写）来适应事态的迅速变化，来处理纷繁的头绪

和零乱的场面。试看这一段，自“反）返）”至“劫而束之”，自“遂入”至“遂弑之”，加上中间的“袒而示之背，信之”两句，都是无主语句。但主语分别为齐襄公、徒人费和作乱者，读者完全能分辨清楚。这是由于作者所写的事件是由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共同进行的。齐襄公与徒人费之间有等级之分，齐襄公和二三小臣一方与作乱者一方又有不同立场之分。这自然使读者不会搞错了。当然，介于这些无主语句之间，必须以有主语句做为枢纽，否则头绪就会搞乱。

至于所谓“特写镜头”即跳跃式的写法，主要是为了表达事态的迅速变化，并且给读者以仓皇纷乱的印象。于是只写结果，而原因和过程不写自明。如“死于阶下”，则省略了“斗”的过程；“杀孟阳于床”，则省略了孟阳伪装齐襄公的过程；“见公之足于户下”，则省略了藏匿齐襄公的过程。这样连续三次跳跃，每一跳跃作一特写，虽跳而实连。但读者却完全能被作者所用的这种手法给吸引住，这就是作者用省笔的效果。

第四、第五两段是正事的余波。王源《左传评》说：“一事在未作乱之前，一事在既作乱之后；叙一事而以前后两事作结，《左氏》每用此法。”这是从外在形式上看问题。其实第四段是对齐襄公遭此下场的结论，是结束正文；第五段是写乱作后齐国诸贵族各保身家实力，为下文小白和公子纠等角逐政权的张本。这正是作者用心细密、用笔周到的地方。

第四段对齐襄公作出评价，并引用了鲍叔牙的话，这是很必要的。盖“替戔，公问不至”和“请代，弗许”两层，原是齐襄公致死的近因；而“无常”才是他必无好结果的根本原因。这个“常”与三纲五常之“常”同义，是典则、准绳的意思。《荀子·修身》：“趣（趋）舍无定谓之无常。”《左传》这里批评

齐襄公，也正是这个意思。作者还怕这一批评意见没有说透，于是更引了鲍叔牙的话。林纾《左传撷华》说：“至其殉节者，不过两小臣；当轴大臣，非特无讨贼之人，而且无从死之义。不如是寂寞荒凉，亦不见襄公之无道。”这种现象也完全可以用鲍叔牙的话来解释。而第五段虽只写了一个公子纠，却比较有代表性。乱作则出亡，乱定则返国，这原是春秋各诸侯国非嫡系贵族的普遍现象。这里主要因为公子纠是齐桓公小白的竞争者，又涉及鲍叔牙和管仲之间的关系，所以作者特地表明一笔罢了。

第六段以无知之被杀结束全篇。无知在这一事件中并非主要人物，乱作前是傀儡，乱作后是齐桓公入主齐国的一个扫清道路的人。这样一个过渡性人物必须随手把他收拾掉，以免文字枝蔓。作者只用了两三句话做了交代，显得异常简洁。

总之，这是《左传》中叙述政治事件的一篇代表作。叙事能要言不烦，主要在于疏密得宜。疏者松散之谓。前半插入无知一小传和彭生现形化豕一事，显得文势纾徐，仿佛闲笔；后半则变化迅速，笔墨一省再省。密者浓缩之谓。文笔省则言简意赅，内容丰富而表现得反而精练，即所谓“密度大”是也。疏密运用得当，自然体现了作者执简驭繁的工力。至于文章中修辞的特点（如以名词为动词、为形容词，“瓜时而往”、“豕人立而啼”之类），句型的变化（如后半连用“于门”、“死于门中”、“死于阶下”、“于床”、“于户下”之类，是排句却散出，显得参差错落，挥洒自如），以及虚词“也”、“哉”、“矣”之不苟用等等，犹其余事也。

左传·齐楚盟召陵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师进，次于陟。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何如？”对曰：“君惠微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屈完及诸侯盟。

读《左传·齐楚盟召陵》

—

在讲析本篇正文之前，先扯一点闲话。《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但《礼记·玉藻》却说：“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恰与《汉书》相反。后世对此争论不休，我的看法则倾向于成书较早的《玉藻》。一九八三年，我在北大讲授《左传》，重申此义。听课的考古系研究生张辛同志乃出示他的一篇近作，是专门讨论左右史问题的。他钩稽先秦古籍，并根据出土文物资料进行考订，以《玉藻》之说为是而以《艺文志》为非，并进一步证明左史即太史，右史即内史。其说甚辩。我自很久以前就有一种设想，即《左传》为记本事之史，其所以以“左”得名，当即由“左史记事”之说而来。张辛同志的论文既已发表，足为鄙说张目。前所以举《齐连称管至父之乱》而讲析之，正缘说明《左传》是一部典型记事体史籍之故。

但问题并未结束。前人每谓《国语》多记言之篇，而《左传》多记事之作。刘知几《史通·载言篇》则谓：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

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记；秦师败绩，缪公诚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小如按，指《秦誓》），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这是说《左传》不仅记事，兼亦记言。我对这两种说法是这样理解的：一、我以为，所谓《国语》中的“记言”文字（如《召公谏弭谤》），同《左传》中所载《臧僖伯谏观鱼》、《臧哀伯谏纳郕鼎》等篇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一般臣下对君主的规谏劝说之辞。说《国语》与《左传》有记言、记事之分，只是就数量之多少大体言之而已。二、至于《左》、《国》中的“记言”文字，却与《尚书》的典、谟、誓、诰、训、命等等有本质上的不同。《尚书》所载基本上属于后世的诏令文告一类，纯属“官方”文字；它与《左》、《国》中所记臣下进谏之言或诸侯之间外交辞令等绝非一类。可以这样说，《尚书》里记录的基本上是圣君贤相之言，也就是说，那基本上是奴隶主阶级大权在握时由王朝掌史之官所“记”的最高统治者之“言”，所以大都为正面言论；而《左》、《国》成书，已在王纲解纽之后，虽非私家著述，但已由“王官”之书降而为诸侯之史。因此，对昏愆平庸或残酷暴虐的君主，史臣或直陈其非，或深抉其隐，尽管其书的作者仍旧有为统治者护短的曲笔（即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处），以及使“乱臣贼子惧”之功，而实质上对最高统治者往往已揭去伪善面纱，不再纯以歌功颂德为主了。这才是《左》、《国》诸史的真正价值所在。故《左》、《国》中的记言部分实已与记事的内容分割不开了。刘知几虽知其然，却没有说出所以然，乃略陈鄙见如上。明乎此，然后请讲析《齐楚盟召陵》